

看話劇的「北小京」走了

穆欣欣

在北京生活十餘年後重回澳門工作，心底深藏着對北京的思念，其中有一角是留給劇場의。當看到「北小京看話劇」微信公眾號的簽名——「只進劇場，只寫劇評」時，我在心裏迫不及待地回應：「嗯！」

我不認識「北小京」。或許我們曾在北京的劇場裏擦肩而過，甚至曾在同一個空間看過同一齣劇目。然而，「北小京」又似乎是我熟悉的朋友，她的劇評字字有聲。一般來說，只有朋友才會和你聊最真實的觀感，多數人並不會公開發表這些想法，但「北小京」這麼做了。

記不起關注「北小京看話劇」微信公眾號有多長時間了。「北小京」看的戲、寫的評論頗對我的口味：她態度鮮明，不端學院架子、不掉書袋；無論肯定還是批評，都會列出足夠的理由。下筆成文，不就是为了讓讀者看得明白嗎？「深入淺出」是所有寫作者應該具備的能力。

去年某一天，我的微信朋友圈幾乎被內地戲劇界的朋友刷屏了——三冊一套的《北小京看話劇》出版，收錄了「北小京」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三年間寫下的二百六十五篇評論，總字數超過五十萬。同時，「北小京」公開了她的真實身份：本名孟丹峰，生於北京，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，早年作為演員曾參與大量影視、舞台演出，後專注於編劇、導演工作。多年來，她堅持

自費買票看戲、寫評論，從不接受製作方邀請看戲。

匿名寫評論多年的北小京說，這是她「為了保持獨立思考，說真話，不想把珍貴的每一天都用於討好」。據說內地戲劇界的重要製作首演後，都會等待「北小京」的劇評。作為「在觀眾席和舞台之間的橋樑」，她做到了「維護戲劇的水平」。

半個月前，我在一位戲劇人的公眾號刷到一則消息：「痛失北小京」。《北小京看話劇》成書出版彷彿還是昨天的事，如今朋友圈卻滿是「北小京」逝世的消消息。身為戲劇人的她，無法掌控自己人生的劇本。內地導演王曉鷹說，北小京（孟丹峰）的去世，與連續十三年持續輸出高品質且犀利的劇評，以及二〇二五年以新書發布的方式公開身份一樣，都廣受戲劇界關注，甚至，更甚。曉鷹導演的話劇《離去》《薩勒姆的女巫》等作品的劇評。《離去》曾在二〇二一年應澳門藝術節邀請來澳演出。這是一齣擊中觀眾淚腺的作品，感動點在於「親人離去」。然而，北小京冷靜地指出：「如果把

觀眾的眼淚當成衡量演出成功的標杆，如果沒有識破觀眾淚水的假象，並因此而得意，這樣的戲劇人，只會暈在自己的假設中。」因為「觀眾們早已在多元化的世界裏建立了新的審美方式。」

北小京的離去，也揭開了她為何在匿名多年之後忽然亮出真實身份的謎團。她曾表示，自己的「精力要用於數自己的每一口呼吸，對諸多生命中曾經覺得重要的事失去了支撐力，比如，扮演北小京。」因此，她決定「摘下面紗，做唯一的自己」，「並，寫下去。」

「北小京看話劇」公眾號的最後一篇更新文章，停留在六月九日。戲劇是小眾的，內地的戲劇圈也並不大，而北小京更是圈內人。但她的秘密守得太好了，十多年來只有兩位親友知道真相。隱藏真相的背後，僅僅是為了能說一些真話。

為了掩飾好這個身份，她不時加入圈中人關於「北小京是誰」的猜想，隨聲附和。一個是看戲的自己，一個是寫評論的自己，互為鏡像。披上隱形外衣的北小京，剛開始寫劇評時，甚至隱藏了平日說話與寫作的慣性，刻意偽裝出嬉笑調侃的北京腔。她寫道：「在文字上扮演另外一個人，比在生活中的扮演要更難！」

這一切，也像是北小京自編自導自演的一齣戲，她讓自己扮演另一個自己，到底哪一個是真實的她，我們已無法得到答案。

當然，北小京的劇評不一定都說得對，但她十多年來堅持說真話的評論，「見證了這些年來話劇舞台值得言說的存在」，這更是北小京的價值體現。她所對應的，是今天普遍的缺失。今年中國戲劇家協會召開五年一次的代表大會，工作報告中特別呼籲需要說真話的戲劇評論——這本身就說明，說真話的評論已是當下最稀缺的存在。

澳門亦然，圈子更小，人情更稠，說真話的代價也更大。認真寫劇評的人、創作者願意從劇評中吸取養分的年代，似乎已一去不復返。因為沒人在意。我曾在劇場洗手間無意中聽到一位創作者說：「那些座談啊、評論啊，我都當他們在唱歌！」

我們都成不了北小京，沒有她的堅持與勇氣。但如果我們仍然熱愛戲劇，無論台上做戲還是台下看戲，

守住良知便是守住了底線。現在對於「好戲」的標準，門檻過於低，我們太容易被外在的感官刺激所迷惑，或許是因為好演出看得不多。

在北小京看來，一個有資格寫評論的人，首先必須是自己買票進場的人；即便偶爾看了邀請戲，也要能句句實話實說。他必須看過真正好的演出，而看演出不是為了打發時間，或是散心娛樂。最根本的，是他必須曾經被戲劇真正觸動過——「不管是樂出了鼻涕、還是哽咽到嗓子眼」，哪怕只是勾起了一段往事、一縷思緒。如果能再加上對戲劇的了解，以及長年看戲的經驗，內心有一把自行建立的欣賞藝術的尺子，那麼無論是誇讚還是貶損，他提出的意見想必是誠誠的、真心的。

一戲一世界。只有見過，才能懂得。



▲中國國家話劇院二〇二一年在澳門演繹話劇《離去》。

文明的挑戰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聽說過銀行被盜、超市被搶、住宅被偷的事，但是教會被盜的事實在鮮為人知。今年五月，這種怪事竟然發生在我熟悉的地方。那天周六，位於洛杉磯1108 Highland大道上的洛省聖經宣道會，崇拜堂的擴音設備被盜了。事情傳開，兩百多人收到通知，周日的崇拜暫停。好在有教會人員及時買來新設備並且安裝上，通知再發一次，崇拜將正常進行。

記得三十年前在東部的波士頓，那時的社會具有高度的文明，人們具有返璞歸真的本能，人與人之間是不設防的，沒有什麼防盜意識，也不怎麼丟失東西，就算一不小心丟了什麼，別急，等一等，如果有人撿到，大都會物歸原主。那是一種可貴的社會形態。

或許有人說時間不同地區不同。是的，那是三十年前波士頓的事，那裏校園多，人口素質高，有全美幾所頂尖大學。這樣講不是沒有道理，但是反過來說，社會又發展三十年了，加州這個全美最富有的州，路不拾遺反而做不到，夜不閉戶反而不敢打包票，豐富的物質生活，沒有讓社會更加文明，沒有使社區更加安全。歷史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？

在一次鄰里守望會上，警察提醒街坊，即使暫時外出，也請將門鎖好，將窗戶關嚴。這種事現在需要提醒，可見這裏的人從前都不勤快鎖門，沒有事情能喚起他們對入室盜竊的聯想。偷盜似乎已經成了少數人不能自律的習慣，與窮與富無關，也不是福利不好。加州的福利極大地向低收入群體傾斜，無論多窮，只要神志是清醒的，不至於捱餓受凍，不至於身無居所。偷盜的事情叫人很無奈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上周恰逢立秋日，天氣卻仍然蒸熱。臨時動議，去郊區避個暑。「拆盲盒」拆到密雲東北角的新城子鎮——「北京第一縷陽光升起的地方」，與河北灤平、興隆、承德三地接壤，素有「一腳踏四縣」之稱。森林覆蓋率近八成，是京郊「古樹名鎮」和「避暑勝地」——聽起來不錯。車程兩個多小時。

出城不久，眼前綠意盎然，遠山如黛，看着看着眼睛就涼爽起來。行程近半時，突然橫風斜切而來，車子發飄，高速路兩邊的樹木劇烈搖晃，大顆雨點砸在擋風玻璃上，片刻，大雨傾盆而下，雨刷器都來不及刷了……待雨勢略小，又進入山路，蜿蜒蜿蜒；到了山腳下，僅有一條狹窄小路通向村子。我們開得十分小心。好在整個路段修得規整，即使村道也平平整整。

民宿王家大院也是「開盲盒」，一排屋舍分三個小院依山而建，收拾得乾淨整潔，前面是莊稼地，種着玉米紅薯。這「盲盒」選得還真不錯！

民宿管家很熱情，招呼我們安頓好，挨個小院參觀。晚飯按我們點的幾樣很快就做好了，蘸醬菜，蒜茄子，尖椒肉絲，烙餅。菜都是園子裏現摘的。坐在小院用晚餐，上面玻璃棚，外面小雨。山間清氣浮上來，草香木香隱約。飯後雨停，沿村道走了走，聽客棧主人說這裏生態好，有野豬出沒。不敢走太遠，只到了村口又折返。但還是被嚇得直跳腳——差點踩到一隻蛤蟆！

次日早飯後，沿村道往山裏走，才知道這裏叫塔溝村。腳下是曬得微燙的柏油路，一邊是村落，一邊是山野田園，玉米稈高過人頭，玉米已經結了穗穗，喇叭花攀樹攀石一路綻放。近山腳，前後左右各種層次的綠。最多是洋薑，綠得正好，樹上蟬聲陣陣，板栗已長成朵朵小刺球。從一大片鬱鬱蔥蔥裏，一座方方正正的灰黃色城影不聲不響地浮出來——

姜毛峪堡是一座明代古堡，始建於明洪武元

立秋山區行

年(公元一三六八年)。時天下初定，北疆未安，朱元璋登基不久，就開始琢磨邊防的事。這裏鎮守京師東北咽喉、控扼山谷隘口，乃耗時三十年建成這座軍事要塞，屬薊鎮西協曹家路管轄，為明長城防禦體系的一部分。目的是看住這片山，別讓敵人從這兒溜進來。六百年前，城下風鳴戈甲，崗上日夜巡守，駐兵儲糧、瞭望傳烽，與山脊長城連成防線，替京城擋住塞外侵擾。

清初邊防鬆弛，城堡褪去兵戈功用。後來戍卒走了，百姓住進來，舊營房成院落、舊空場成阡陌。據村裏老人回憶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堡中還辦過小學，戍邊之地曾傳出朗朗書聲。一九七六年地震損毀部分牆體，山居不便，村民陸續搬遷離去。

自此，人間煙火徹底退場。

我們從穿過一片洋薑地的泥濘小路走近城堡——城牆又大塊毛石壘起，白灰勾縫早被風雨啃得斑駁。城堡東、南臨崖，獨留一座東門對着山谷。大門外，立着兩塊石碑，一塊寫着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」，一塊是城堡的簡介。

走進拱門，有一段石階可登上城牆。城牆已修繕過，高約七米，頂寬約四米，可容三四人並肩而行。周長約五百九十五米（取「九五至尊」意）。我們沿着城牆走了一圈。

當年戍卒巡牆就是走在這上邊吧。那時，城堡裏關着大明的惶恐與警覺。這裏只聞刁斗與更



▲北京密雲姜毛峪明長城城堡。作者供圖

唐人街，是一個獨特且極富內涵的名稱。

它並非單純一條街，是一小片街區；但又不是住宅區，而是擠滿大大小小食肆、商鋪和各式同鄉會館的地方，到處洋溢着濃濃的中華族裔色彩。

多倫多與世界許多大城市一樣，也有唐人街（或稱華埠，Chinatown）。不論何處唐人街，都是華人先輩冒着生命危險，離鄉背井，用勤勞的雙手創建出來的海外「故土」，是骨子裏艱苦奮鬥精神鑄成的豐碑，也是一段可歌可泣、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。

十九世紀中期，加拿大建造貫通東西方鐵路，從中國廣東省台山、開平等地，招募大批廉價勞工。然而在鐵路打下最後一顆鋼釘後，那些在冰天雪地艱苦勞作，幸未葬身荒野的勞工，一時間流離失所，自求生路。

一批華工輾轉來到多倫多。就像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走一樣，哪怕落在貧瘠土地上，也會生根發芽。受法律歧視，華人幹着最髒最累的活，卻領取最微薄的工資。但靠着勤儉和刻苦耐勞品性，大家互助扶持，凝聚一起，終於在異國他鄉開闢出一塊落腳之地，還出現了洗衣店、雜貨鋪和食肆等小生意，形成唐人街雛形。

直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加拿大廢除《排華法》，更多華人來到多倫多，居住區域逐漸擴大，各式店鋪也隨之增加，形成一片有特色社區。

我們在一九八〇年移居加拿大時，多倫多唐人街已頗具規模，成為北美最大唐人街之一。雖然此時新抵埗華人不一定住在唐人街，但那裏濃濃的鄉音鄉情仍然誘人，想買適合華人口味的東西更非到唐人街不可。

酒樓、餐館、雜貨鋪、魚肉店、餅家、藥材鋪……應有盡有，連華人醫生診所和律師樓也能找到，確實給初到異國他鄉的遊子帶來心靈上的慰藉。

後來，隨着華人移民大量增加，尤其是投資和技術移民，帶來資金和各項專長，唐人街已完全無法容納，他們只能向城市其他地方創業和發展。大型酒樓、超市以至商場「遍地開花」，給華人生活帶來極大方便。唐人街似乎逐漸失去昔日繁華時的光彩……

這天，猛然想起，已經好幾年沒去那個地方了，終於下定決心，開車一個多小時到位於市中心的唐人街。

作為地標建築的四層樓高的「龍城」，仍矗立在士巴丹拿道和登打士西街交匯處，面街的大銀幕正閃耀着各式廣告。馬路中間兩組紅柱上的盤龍依然栩栩如生。正是中

午，行人如鯽。我們在商店門前狹窄的人行道上緩慢踱步，看着鱗次櫛比的商鋪，招牌有新有舊，但依然令人感到溫馨親切。

我們沒有到以前曾去過的「龍城」頂樓的酒樓飲茶，而是選擇一間新開的寫着粵式點心的餐館。一進門，彷彿走進一間西人餐廳，格局跟中式酒樓大相徑庭，全是小小的四方餐枱，有的兩三枱合併。掃一眼，顧客多是西人或其他族裔。而餐單除了中英文對照，每一項都附有彩色食物圖，令人一目了然。

與年輕的服務員聊了幾句。原來唐人街也與時並進，正在努力提升自己，還通過舉辦節慶活動、「華埠同樂日」等措施，宣揚中華文化，在保留傳統基礎上，努力打造旅遊新名片，迎接四方來客。

唐人街沒有式微，正在新形勢下訴說着自己的故事。



客居人語
姚 船

再走唐人街